

惠州文脉【风物】

【编者按】

2024年2月6日，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于中山公园（中山公园）正式开馆，该馆展陈以遗址为核心，分为隋井、府衙、名郡三个单元，以府衙遗址文物描绘惠州历史长河，向大众介绍着惠州源远流长的过往痕迹。

徐山过往千年具有何种风华？徐山者，鹅城锁钥，山水灵气汇聚之地。循州开府，立于徐山之上，历代州府皆驻于此。斗转星移，数千年间惠州府历经沧桑变幻。小小徐山，成为历史人文资源汇聚之地，如今徐山名号已被中山公园所覆盖，但烙印在徐山的历史痕迹经久不衰，流传的故事仍余音绕梁。如何将徐山诸多文化现于世间，忆起旧日情怀，是值得关注的课题。



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于今年年初开馆，又名“掀起历史一角”，为中山公园更添一抹绿景

徐山掀府城史一角 一窥惠州千年风华

文/山河 图/王小虎

2013年年初，惠州市核定了市级第一批历史建筑，惠城区有97处，其中处于徐山范围内的有10处，即中山纪念堂、仲恺纪念碑、望野亭、东征遗址、桥子头明代牌坊、文笔塔、明清城墙、鼎臣亭、徐山书院旧址、小东门古渡头。

徐山的文物远不止于此。惠州著名画家黄澄钦根据史料和记忆，饱蘸墨迹，画出了《惠州市中山公园历朝文物示意图》。徐山之上，从隋代到民国，现存或废弃历史建筑24处，跃然纸上。北宋苏东坡未至惠州前，舟行至清远县，见顾秀才，极谈惠州风物之美，畅想惠州“到处聚观香案吏，此邦宜著玉堂仙”。

与徐山历史建筑交相辉映的，是徐山的历代大事和名人轶事。“此山曾住玉堂仙”，他们同样为惠州留下了珍贵的人文遗产，重叠的历史事件和累积的名人脚印，演变成为徐山年轮。

岭东雄郡之雄风一瞥

·苗洁·

文脉漫谈

甲辰年立春时节，惠州徐山府衙遗址展示馆开馆仪式在徐山（中山公园）隆重举行，市领导、文化界和有关单位代表数十人参加开馆仪式，仪式隆重而庄严。

我应邀出席开馆仪式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也许，没有谁比我更多接触这座并不起眼，却沉淀了惠州诸多重大历史印记的地方。我的祖屋苗屋就依着徐山，我在这里出生和成长。我家的后花园，我们叫后山，是徐山延伸的一部分，儿时我每日在徐山玩耍嬉戏，故我笑称自己为“正宗的徐山子弟”。其实，惠州人都可称为徐山的子弟，因为从公元591年，隋文帝在徐山设置了“循州总管府”起，这里就成为岭南地区与广州、桂州并立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。

应邀参加开馆仪式的人们，与我同样的兴奋。是的，府衙遗址展示馆的落成，说明的文字和实物的展示，进一步擦亮了惠州千年历史文化名城闪亮的标签。在那些浓缩了时间和空间的实体面前，我情不自禁发出内心的赞叹：“惠州，岭东雄郡也！我为你的悠久历史而自豪！”

历史由实证言，因而考古工作者在徐山数年的挖掘就显得格外有意义。惠州人民看见了隋建府治时所凿的“开城第一井”——徐井，也叫隋井。

现代人从老祖宗留下的古地图可见，古循州四处皆水，居民生活汲水非常方便。从第一井的井沿，砖块码叠精美，古井使用千多年的时间（上世纪50年代初还在使用）可见，徐井应属古代科技和文化进步的一项成果。

府衙遗址展示馆不过百多平方空间，粤语说的“一眼望晒”（一目了然）。但在我这想说一句大话，一瞥见雄风！不说五千年前远古东江，古越先人在此繁衍生息；不说三千年前百越之地，缚罗古国钟鸣鼎食；也不说两千年前，浮山泛海，博罗置县文英武德，就说循州始置，“天下太平，户口滋盛，中外仓库，无不盈积”（《隋·食货志》）。文史大家何志成老师自信又豪迈地呐喊：“此时天下已不敢小惠州”！

一瞥见雄风！我不想再说什么了，内心只有激动。我亲爱的家乡惠州，你这样悠久的历史，如诗似画的绚丽篇章，谁可以撼动你岭东雄郡的位置？！

历史文化名城惠州，实至名归。

徐山，惠州人的乡愁

文/实习生 贺沁怡

文脉手记

1949年至1956年期间，惠州大型的重要活动都在中山公园举办，如开大会、看戏剧、打篮球、看杂技等，公园内经常围满了从周边赶来的百姓。

“你看前面这片地，我们以前吃了晚饭后，大家都聚集在这里聊天、看露天演出，十分热闹！现在是不能了，只能在公园散步、遛弯儿。”因常年居住在徐山，耄耋之年的黄澄钦老师与徐山谊切苔岑，提及徐山，旧日仿若昨日，仍记忆犹新、历历在目。黄老常以惠州故事入画，十年如一日描绘惠州西湖景色，他的画室驻于中山公园一堵之隔巷里，黄老常的一间小楼中，可在阳台一览徐山全景，平日里徐山四季与他相伴作画，正如黄老画室对联所书：坐拥徐山赏古循辖墨。

在黄老所指旧日徐山内的娱乐区域，此处是覆盖上新的砖石，旁侧种满花圃绿树，前方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山纪念堂，后方是矗立着的孙中山石像。一些市民带着孩童在此处悠悠散步，或是奔跑嬉戏。站立背对着中山纪念堂，一览公园场景，年初新开馆的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就位于左前方，砖红的墙与绿色的屋檐在葱茏绿影中很是显眼，不时有游客或市民驻足扫码进馆。公园内一派其乐融融，虽不如上世纪的热闹盛况，但亦是生机勃勃。

徐山之景包含中山公园，但不局限于中山公园。惠州州府官署千年常驻于徐山，“惠州第一井”徐井也凿于此，如今，徐井重现展示馆内展出，府衙遗址也见诸世面，府衙官署文化日渐苏醒，文物助力惠州千年史话口述说。而在中山公园东外侧，隐匿着仍沉睡的著名合江渡口。据方志记载，明代之前，惠州城内只有合江一渡，宋代合江渡口建在府城小东门外，又称小东门渡。惠州府、县两城

被东江与西支江分隔，两江四岸民众往来，全靠木船摆渡过江，俗称“横水渡”。由于当时惠州对外交通主要靠东江水路，该渡口不仅是民众生活的码头，还是官吏、贵客进出往来的渡口。北宋苏东坡南贬惠州，就是由此渡上岸，昔日再贬儋州时，苏东坡也由此渡登船离惠。合江渡口阅尽悲欢离合、人间沧桑，不知成为多少人的生渡口，如今因地势变换，现代建筑的入驻，渡口已被废弃不再使用，默默隐于左墙苔藓之中。

走访发现，合江渡口原貌已不存一二，红砂岩砌成的石阶已毫无棱角，苔藓与缺口布满这短粗的灰阶，裂缝贯穿表面，将原完整稳固的石阶分裂成高低不平的块状砖阶。一块不起眼的同色调的石碑刻着合江渡口的介绍阐述，但是却无人驻足了解这著名的渡口。渡口旁侧是一株苍劲古柏，旁侧是居民住所以及商铺，石阶前方通向小路的小径上站着两个学生，看到有人蹲下观看石阶上的说明石碑，也好奇地转头望了过来，似乎也想询问这块普通的石阶有什么看头。夕阳能照耀到古柏上，却无法为陷于低处的合江渡口添上一抹暖意，渡口与灰墙和背光的居民住所墙面形成一方天地，只有盈盈绿色灵动着好似有话要说、有歌要吟。

合江渡口作为徐山的一部分，缺少了悉心的保护和宣传，毗邻中山公园和西湖，却成了两大景之中的凹陷处。而徐山除了合江渡口，还有着残存的明代城墙，更有未重建的野史亭……历史名城少不了遗址风华，实物实证归纳着城市千年史的常见景致，徐山记录着惠州的点滴，可称之为徐山人的惠州人，能否让与徐山同栖的遗址重现旧日风采，由今寻古，为后人提供管道一窥惠州府旧景。



黄澄钦老师在画室作画

清《畿辅通志》谓徐山“旧多徐木，故名”。徐山坐北向南，“东西二江汇其东，丰鳄二湖潴其西”“山南部平行，其北枕江峭立，郡城环于下”，是惠州古城与西湖、府城（今桥西）与县城（今桥东）、江南与江北的一个关联点，自古被称为惠州的风水宝地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在徐山西侧，南北长100米的地下，考古学者发现了大批隋唐时期的筒瓦、板瓦和陶罐残片等，此处正是隋唐时期的生活遗址。这是目前在徐山发现的较早的人类生活遗址。

徐山真正进入惠州历史进程，并占据重要位置，始于隋代建城。

公元591年，隋文帝派使节王景巡抚岭南，确定在整个广东地区设立广州和循州（后称“惠州”）两个总管府。循州总管府设在徐山，镇立岭东。

在循州总管府官署建设期间，门前不远处凿了一口水井，专供官府使用，后称“徐井”，也称“隋井”。据张友仁《惠州西湖志》记载：井为“隋建府治所凿”“其古盖亚于赵佗井”，堪称目前惠州城区历史最悠久的人文古迹，已历经1400年沧桑。

清代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指出：“惠州城中亦无井，民皆汲东江以饮，堪舆家谓惠州称鹅城，乃飞鹅之地，不可穿井以伤鹅背，致人民不安，此甚妄也。然惠州府与归善县城地皆咸，不可以井，仅郡廓有一井，可汲而饮云。”这一段记述可以佐证，至少在明末清初，惠州府城内就仅有总管府前的这口徐井。

根据有关历史照片，到20世纪50年代初，徐井尚在，它是一口古朴的有雕石井栏和井架的饮用水井，后来古井淹没在中山公园草坪之下。近期，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建成开馆，“惠州开城第一井”得以重现天日，为惠州建城历史提供了实物佐证。



“惠州开城第一井”徐井于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内现诸世间，供游客一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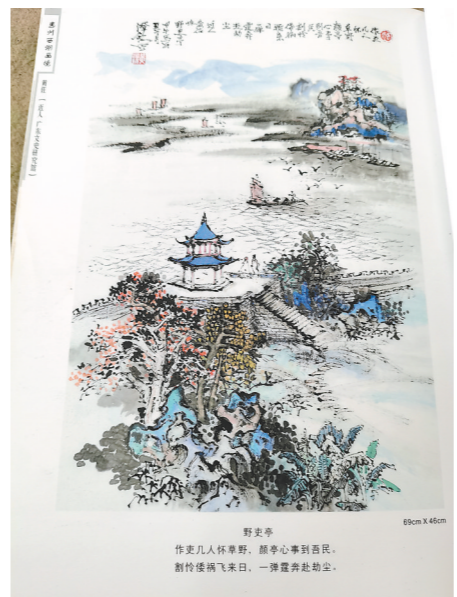
苏东坡的诗

宋代徐山东南麓、惠州府城小东门外有个合江渡，当时惠州对外交通主要靠东江水路，此渡又紧靠徐山官署，官员往来和群众进出，多由此渡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惠州城的故事，就是从这渡口开始的。

北宋绍圣元年（1094）十月二日，南贬惠州的苏东坡，乘船而至，在合江渡上岸，初居合江楼。宋代的合江楼在“郡东二十步”（合江楼在明代迁建于小东门上，为城门楼），“在三司行衙之中，为三司按临所居”，是专门用来接待当时最高财政机构官员的宾馆。苏东坡在惠州的时间为两年八个月，两居合江楼，先后在徐山居住一年多。

苏东坡抵惠州时，惠州太守詹范冒着违规风险，“待以殊礼，暂请居之”。苏东坡到惠州当日，写下了进入惠州城后的第一首诗《十月二日初到惠州》，诗云：“仿佛曾游岂梦中，欣然鸡犬识新丰。吏民惊怪坐何事，父老相携迎此翁。苏武岂知还漠北，管宁自欲老辽东。岭南万户皆春色，会有幽人客寓公。”表达了他对惠州秀丽风光和惠州人友善热情的赞美。后来，苏东坡又得到表兄、时任广东路提刑程正辅的关照，再次居住合江楼一年多。合江楼因苏东坡而得名。

北宋绍圣四年（1097）四月十九日，苏东坡再贬儋州，在合江渡登舟启行，“子孙恸哭于江边”，送其凄然离去。苏东坡之后，宋代宦游惠州的著名诗人唐庚、杨万里、刘克庄等，也曾以徐山东南的这个古渡口作为人生的驿站。



曾存于徐山内却毁于抗日战争期间的野史，经由黄老回忆和其精湛的笔下水绘出

历史人物的踪迹

1925年9月，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，向东江地区陈炯明残部发动进攻。10月14日，东征军在省港大罢工工人、东江农民的配合下攻打惠州，在朝京门前进行了激烈的战斗，并最终攻下了惠州城。

史料记载，1925年10月16日，东征军在徐山之上的惠州第一公园举行了“攻城阵亡将士追悼大会”。据《惠阳县党史资料汇编》记载，曾由中共广东区委派去参加第二次东征军宣传队、随周恩来东征的肖勇英回忆：“周恩来同志在惠州住了三天，后随东征军向东前进。”周恩来在惠州三天的居所，极有可能是如今徐山西南麓、都市巷9号——中共惠州地方委员会、中华全国总工会惠州办事处旧址，因为附近的老居民还在流传：当年周恩来曾在此办公。为了纪念孙中山，1928年，惠州第一公



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开馆，市民游客们进馆参观遗址，惊叹不止

园改名为中山公园，廖仲恺纪念碑也竖立起来。在攻城战场遗址上，由黄埔军官学校立下的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，昂然矗立。

徐山的历史，就这样与重量级人物，紧紧地捆绑在一起。徐山其实还有很多故事，比如晚清翰林吴道镒手书徐山“惠州私丰湖图书馆”牌匾、张友仁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编写《惠州西湖志》等，有赖方家挖掘出徐山更多的风物与传奇。